

陳君明 反骨姿態 拒走主流媒體路線

2014-04-16 陳聖文

8+1



一踏進客家電視台的記者辦公室，看見所有人都坐在辦公桌前，緊盯著電腦螢幕，似乎是報導截稿時間又迫在眉睫了，只覺得一股忙碌嚴肅的氣氛不斷湧現。而暫時卸下手中工作的陳君明，帶著略顯疲憊的神色卻充滿自信的語氣說：「我們會會客室吧！」，準備抽空接受採訪。

客台當文字記者 屢獲大獎

陳君明，苗栗客家人，三十五歲。因為在客家電視台擔任文字記者的工作，所以與家人一起搬到台北生活。投入記者工作以來，入圍與獲獎無數，包括客家新聞首獎、卓越新聞獎等。

大學主修公共衛生的陳君明，其實一直以來都很熱衷於寫作，也非常關心社會議題。大學時，他花了很多時間在人文社團上，像是文化社、詩社、刊物社，還有與台灣族群相關的河洛社和客家社，也參與了當時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。這些豐富的經歷，使他更加確信自己喜歡的是什麼，也讓他在大四畢業那一年決定放棄公衛的專長，轉而投入非營利組織的工作。後來陳君明去學習拍紀錄片，因緣際會下到客家電視台擔任現在文字記者的工作。

陳君明在近三十歲時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，就愛上記者這個職業，從來沒有考慮過轉換跑道。他認為記者可以到各地探訪，深入地瞭解社會各個角落的情形，能碰觸很多沒接觸過的議題，而主播就只能坐在攝影機前呈現報導，因此記者的工作相對而言非常吸引人。此外，陳君明也很喜歡客家電視台的環境，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商業主流電視台的工作環境，電視上那些記者問的問題常常被民眾罵，其實並不是記者自身願意的，他們只是遵從上司的要求，是有苦說不出的。



熱血直率的陳君明，對非主流的環保和農村議題相當關注。(陳聖文/攝)

傾聽不同的聲音 走出台北

陳君明強調，觀眾是有選擇權的，如果選擇收看商業電視台的新聞，讓他們收視率不斷提高，這些電視台就會持續播報使觀眾憤怒的新聞；相對的，若是民眾選擇收看非主流電視台，或許會鼓勵商業電視台做更優質的報導。

當初陳君明投入客家電視台的記者工作，其實就是希望能藉由傳播人的角色，讓大眾知道一



些弱勢群體所面臨的問題，並且把「麥克風交給他們，讓他們的聲音可以出來。」他強調，很多的媒體都是採取台北觀點，身為一個專題記者的他，其實就是要學習走出台北，去其他地方看看，去傾聽不同的聲音，尤其到鄉村地區看見了農民與土地的問題，就希望能竭盡所能，為他們發聲。

陳君明在《客家新聞雜誌》的採訪作品「六龜產業恢復沒」，就是探討八八風災後地方民眾致力於發展自然農法，卻面臨農產品不知銷往何處的窘境。「公館柿子紅了」報導苗栗縣公館鄉的柿農面臨生產過剩，行銷不出去以及遭遇大陸低價競爭的困境，還有當地農民的應對方法。「璞玉誰的玉」則是報導新竹縣政府在竹北高鐵站附近預定開發的璞玉計畫，陳君明相當關注其中土地收購的問題，由於交大也涉入其中，他甚至一度與交大的教授鬧得不愉快，一切都是為了替弱勢的農民與土地問題表明立場。



關心農民與環境議題的陳君明，也曾到關隔溪進行採訪報導，希望大家重視河床被占用的嚴重性。(陳君明/提供)

不固守客家觀點 看見融合

由於在客家電視台工作，陳君明的報導也多與客家有關，不過他並不固守於客家觀點。他認為台灣其實是個族群大融合的社會，不論是閩南、客家還是原住民族群，彼此都是交互影響的。陳君明舉例，他在八八風災發生之前曾到高雄縣三民鄉採訪，發現那裡的客家人和布農族原住民居住在同一個地方，幾乎被同化了，說的原住民語比客語還好，他說：「那你能認定他是什麼族群呢？」

在陳君明的眼中，客家並不是永恆不變的。像是他到馬來西亞採訪的「聚焦西馬系列報導」，就是想了解客家人移民到海外的演變，因為客家文化在台灣是獨樹一格的，那到了海外是否也會有不一樣的文化表現？實地採訪後，陳君明發現馬來西亞客家人的確發展出獨特的農作與生活方式，就連使用的語言也很有趣，融合了客語和當地馬來語。

對於目前有很多人致力於客家文化的推廣，陳君明質疑，為什麼客家文化需要被推廣、保存？他說客家應該是一種生活的元素，現今政府常常花大錢舉辦一些類似客家湯圓節等活動，其實是本末倒置的作法。陳君明強調，他從沒上過任何客語課程，但因為從小在家裡會說，所以他會一口流利的客語，因此要推廣客語，不如讓它融入生活環境，而不是獨立成一門課程。

報導被看見看懂 辛苦值得

這樣的思維也展現於陳君明的報導，雖然以客家農村為主，但他把客家當做是台灣大社會下的一個元素和縮影，而不是一再強調客家，他反問：「難道客家人只能談客家的嗎？一定要那麼限縮嗎？難道不能更寬容一點？」



陳君明不做主流的傳聲筒，堅持將麥克風交給弱勢者。(陳君明/提供)

獲獎無數 卻只求別人看得懂

陳君明從事文字記者以來，以出色的系列報導拿下許多獎項，例如「六堆系列報導」、「璞玉誰的玉」皆是客家新聞獎第一名。不過陳君明強調，獲獎其實不是重點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希望別人能看見甚至是看得懂他的報導，而獲獎的好處正是可以讓別人看見。例如「聚焦西馬系列報導」就是去陳述移民社會、族群關係、政治民主運動等議題，其實一開始沒什麼人懂他的報導，獲獎後才漸漸有人注意。

文字記者的工作其實很辛苦，沒有假期可言，有事情就要處理，甚至偶爾會遇到寫作上的瓶頸，或是對工作感到厭倦，他說：「幾乎我身邊每個記者都會有，每年一、兩次職業倦怠。」而這都需要靠自己調適的，頂多只能跟上級示意一下，說明最近不能處理太重的採訪，但該完成的還是要完成。

儘管如此，陳君明還是熱愛客家電視台的工作，他表示：「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天秤，而我心中決定離開或留下來的這個天秤，目前是傾向於留下來。」不過他也開玩笑地補上一句：「說不定你明天就看不到我了。」

從陳君明對記者工作的熱忱與對社會議題的關懷，相信他會繼續做下去，持續把麥克風交給那些需要發聲管道的弱勢族群。

守衛崗位的媒體人

關心弱勢農民與土地

陳君明

反骨姿態 拒走主流媒體路線

關心弱勢農民與土地，他們「逆主流」的姿態，是與眾不同的。

陳君明說，他從事文字記者工作，是為了讓那些被主流媒體忽視的弱勢群體發聲。他認為，媒體人有責任去報導那些被邊緣化的聲音，即使這意味著要與主流媒體的報導方向背道而馳。他特別關注農民和土地問題，認為這是台灣社會最底層、最容易被忽視的議題。他通過深入的採訪和報導，揭露了農民在土地開發和徵收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。

這個族群 傳統又保守 含蓄而熱情

黃文堯

台北外省人 愛上客家文化

黃文堯說，他作為一個台北外省人，對客家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他認為，客家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傳統，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和精神。他通過自己的報導，介紹了客家文化的多樣性和魅力，讓更多人了解到了這個族群的獨特之處。他特別提到，客家文化中的「含蓄而熱情」特點，讓人印象深刻。他認為，這種文化特質是客家人民在艱苦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智慧結晶。

附件下載：
陳聖文、文嘉玲.pdf

